

蘇聯大百科全書選譯

黑 格 爾

人 民 出 版 社

ГЕГЕЛЬ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науч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Большая Совет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譯自 [蘇聯大百科全書] 第二版第十卷
[蘇聯大百科全書] 國家科學出版局出版

黑 格 爾

原書著者未署名

北京大學哲學系西方哲學史
教研室譯（賀麟執筆）

*

人民出版社出版（北京東總布胡同十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01號
北京新華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

書號：1708·787×1092 1/32·1/4 印張·11,000 字
一九五四年十一月第一版
一九五四年十一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數：1—10,000 定價：900元



黑 格 爾

定價 900 元

黑格爾

黑格爾，喬治·威廉·弗里特力（一七七〇——一八三一年）是最大的德國唯心主義哲學家。以黑格爾的哲學為頂點的十八世紀末到十九世紀初的德國唯心主義哲學，是對法國資產階級革命和法國唯物主義的一種貴族的反動。它反映了在國家的封建落後性條件下德國資本主義發展的深刻矛盾，從思想上表現了德國貴族和接近貴族的一部分資產階級想走所謂普魯士的資本主義發展道路的政治傾向，在這條道路上「農奴制、地主經濟緩慢地轉變為資產階級的容克的經濟……而使農民在幾十年內遭受最痛苦的剝奪和盤剝」（列寧：「社會民主黨在一九〇五至一九〇七年第一次俄國革命中的土地綱領」，參閱蘇聯外國文書籍出版局一九五〇年中文版，第二一六頁）。在十八世紀末法國革命影響下趨於尖銳化的德國農奴制度的危機，以及當時德國沒有能夠發動羣衆去作反對封建主義的革命鬥爭的革命階級，都是形成康德、費希特、謝林、黑格爾的唯心主義哲學的基礎。

黑格爾出生在斯圖嘉特城，他的父親是烏騰堡的一個高級官吏。一七八八——一七九三年間黑格爾在圖賓根大學求學。他從圖賓根大學畢業後，就在資產階級和貴族的家庭裏擔任家庭教師；起初在柏恩（一七九三——一七九六年），後來在美茵河畔的法蘭克福。一八〇一年他移居耶拿，並且很快就在大學裏擔任了講師的工作。在這裏他於一八〇六年完成了他的第一部巨著——「精神現象學」，這書已經包含着他的哲學體系的基本觀念。一八〇七年由於

耶拿大學停辦，黑格爾移居班堡，這一年作了一年當地地方報紙的編輯。從一八〇八——一八一六年，他在紐倫堡任中學校長；在這裏，他於一八一二——一八一六年發表了他的主要著作——「邏輯學」。一八一六年黑格爾先後在海得堡大學、柏林大學任教授，並出版了「哲學全書」（一八一七年）、「法權哲學」（一八二二年），這些書使得他成為普魯士國家的官方哲學家。一八二九——一八三〇年他曾任柏林大學校長。在黑格爾死後出版的著作中最主要的有：「歷史哲學」（一八三七年）、「美學講演錄，或藝術哲學」（一八三六——一八三八年）和「哲學史講演錄」（三卷，一八三三——一八三六年）。

關於十八世紀末德國的狀況，恩格斯描述得很明白：「這簡直是一堆腐爛了的、腐朽了的東西。誰也不覺得好過。手工業、商業、工業和農業都衰頹到了極點。農民、商人和手工業者遭受到兩重壓迫：敲骨吸髓的政府和蕭條的貿易……一切糟糕，不滿情緒籠罩全國……一切都腐朽了，動搖了，眼見就要崩潰了，甚至不能有好轉的希望，因為在民衆中沒有一種能夠掃除這種過時制度的腐朽屍骸的力量。」（恩格斯：「德國的狀況」，載「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版，第五卷，第六——七頁）法國的資產階級革命，「恰如一聲雷霆，擊中了這名叫德國的一團糟」（同上書，第七頁）。與法國接壤的德意志各邦直接受到法國革命的解放影響。在革命的法國的幫助之下，在德國萊茵省區內推翻了專制封建制度，並且建立了當時是進步的資產階級民主制度。「法蘭西的革命軍隊把貴族、主教和小王公成羣地趕走。」（同上書，第八頁）在沙克遜尼、西里西亞和其他地方，農奴舉行了反對地主的起義。為革命嚇倒了的德國貴族咒罵革命，說革命是地獄的力量對於基督教世界的勝利。普魯士成為中歐和東歐各君主專制國家聯合的核心，這些國家爲了在法國恢復封建秩序而對法蘭西共和國發動了

戰爭 斯大林寫道：「一七九二年的戰爭，是擁有無限制權力的國王——農奴主們因懾於法國的革命火焰而對共和法蘭西發動的保護王朝的戰爭。這個戰爭的目的在於熄滅革命火焰，在法國恢復舊秩序，從而保障飽受驚嚇的各國國王在他們自己的國家內不受革命傳染病的侵襲。」（斯大林：「論戰爭」，載「斯大林全集」，俄文版，第三卷，第五頁）德國資產階級最初是以熱情迎接法國的資產階級革命的。及至革命把路易十六送上斷頭台並且建立起雅各賓派的恐怖時，同樣的德國人，正如恩格斯所說：「最初是革命的熱情的朋友，現在成為它的最激烈的反對者……」（恩格斯：「德國的狀況」，載「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版，第五卷，第八頁）。

黑格爾的基本的社會學觀念在於認為歷史的動力不是羣衆，不是社會革命，而是君主制的國家，他把君主制國家描述為「地上神聖的」存在。在黑格爾看來人民是「沒有定型的羣衆」，人民的革命行動是「自發的、無理性的、粗野的和可怕的」。黑格爾以由封建國家發起的自上而下實行的改良，來反對那有人民羣衆參加的法國革命。黑格爾歪曲了歷史的事實，斷言法國人好像「在另一形式下完成了路德的改革」，好像德國人還在十六世紀便以最合理的方式（這就是說通過宗教）實現了法國人直到十八世紀還以不甚合理的形式所要實現的東西。黑格爾不顧極明顯的事實，硬說法國比德國還更落後，而企圖把普魯士捧為社會和歷史發展的頂峯。與斥責專制政體為最違反人類自然的狀態的拉吉舍夫相反，並且也與主張資產階級共和國的盧梭不同，黑格爾把國家的本質與君主制度等同起來，宣佈立憲形式的君主制是永世長存的，關於這點別林斯基曾說過：「怎樣狹隘、簡陋的概念呀！」黑格爾主張國家政權應該屬於地主，他也容許資產階級參加國家的管理。他把貴族說成好像是把國家的利益看得高

於一切的廉潔的階層；而把在普魯士國家內盤踞要職的官僚描述成好像是保障「公共利益」的階層。黑格爾認為法律的本質就是保護私有財產。他在「法權哲學」中寫道：「只有私有財產是合理的。」（「黑格爾全集」，一九三四年俄文版，第七卷，第六九頁）馬克思曾強調指出：「黑格爾願意有中世紀的等級制度，但要有現代意義的立法權，他也願意有現代的立法權，但要包在中世紀等級制度的外殼裏。」（馬克思：「對黑格爾國家法權哲學的批判」，載「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一九三八年俄文版，第一卷，第五九七頁）

普魯士的國王們，背信棄義地破壞和平條約，蠻橫地侵佔自古以來即屬波蘭和捷克的土地，販賣自己的盟國，販賣自己的軍隊。爲了替這種反動的普魯士作風辯護，黑格爾證明戰爭是必要的、有好處的，認為戰爭好像可以保持「民族道德的健康」，預防民族「由於長期的和平，尤其由於持久的和平而必定趨於腐化」。他把國際法看做普通的官樣文章，硬說戰爭是國際事務的最高仲裁者。黑格爾把斯拉夫民族看做德國軍事擴張的當然對象，否認它們有權利被算做「歷史的」民族。黑格爾首先認為日耳曼人就是這樣的能够完成全世界意義的任務的「歷史的」民族，認為它有權破壞與其他民族締結的任何協定。這種肆意輕視國際法的態度和沙文主義的種族主義的觀點，後來被新黑格爾派的德國法西斯主義者吹捧備至。這類的「觀念」都被美、英帝國主義思想家們所承受和傳播着。

黑格爾提出絕對唯心主義來反對十八世紀法國的唯物主義。黑格爾提出自然是絕對理念創造出來的那種荒誕的唯心主義的看法，以反對把自然看做不是創造的，而是物質的那種科學的自然觀。他憑藉他的唯心主義哲學的精巧論據來熱烈地衛護宗教，以反對法國唯物主義者大胆而堅決的無神論。黑格爾提出那阻礙對自然的研究、要求接受獨斷神學臆說的目的

論，以反對那武裝着自然科學、使它去認識客觀地存在於自然中的規律性的決定論。恩格斯指出：「黑格爾是一個唯心主義者，就是說，在他看來，我們頭腦中的觀念不是真實的事物和過程之或多或少或少的抽象的反映，恰好相反，在黑格爾看來，事物及其發展只是某種在世界產生以前即存在於某地的『理念』的體現的反映。因此，一切都被顛倒了，而世界現象的真實的聯系也完全被歪曲了。」（恩格斯：「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參閱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版，第七二頁）黑格爾的「絕對理念」——「沒有人的和在人以前的理念，抽象的理念」，不是別的，而是「唯心主義者黑格爾的神學的臆造」（列寧：「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參閱解放社一九五〇年版，第二五七頁）。絕對理念「集中了康德唯心主義的一切矛盾，費希特思想的一切弱點」（同上書，第一六二頁）。

在「精神現象學」一書裏——這書被馬克思稱為黑格爾哲學的泉源和秘密（參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版，第三卷，第六三五頁），——黑格爾把認識過程神秘化了，把認識過程說成精神的自我認識和發展的過程。黑格爾這個著作的積極的方面在於提出了認識的歷史性這一觀念。

爲了把自己的哲學建立成「科學之科學」，建立成妄想給世界提供全面的說明而與所謂有限的經驗科學對立的絕對知識體系，黑格爾把自然科學與自然哲學、歷史與歷史哲學、法學與法權哲學等等對立起來。黑格爾的整個體系，作爲一種「依照傳統的習慣，要有某種絕對真理來完成的」（恩格斯：「費爾巴哈與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參閱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四年版，第九頁）的哲學體系來說，包含有三個部門。依照黑格爾的意見，這三個部門構成絕對理念發展的三個基本階段：邏輯學、自然哲學、精神哲學。其中，精神哲學又由三個部分組

成：關於主觀精神的學說（人類學、現象學、心理學）、關於客觀精神的學說（法律、道德、國家）和關於絕對精神的學說，亦即關於絕對理念的發展或自我認識的最高階段的學說（藝術、宗教、哲學）。按照黑格爾的學說，絕對概念可以完成辯證的發展道路，返回到它自身。

「絕對概念，不但永恆地存在着，——不知存在在何處，——而且構成全部現存世界之真正的、活的靈魂。絕對概念通過那在『邏輯學』中詳細考察過並完全包含在自身裏面的一切預備階段，向着自身的方向發展着。後來它將自己『外化』，轉化為自然界；它在自然界中並未意識自身，而採取自然的必然性的形式，經過新的發展，末了，就在人身上重新達到自我意識。在歷史上，這個自我意識又從粗野狀態掙脫出來，直到絕對概念在黑格爾的哲學中又完全全地回到自身為止。」（同上書，第四七頁）但是儘管它有這些根本的缺陷，「黑格爾的哲學體系包括了比從前任何哲學體系更無比廣泛的領域……」（同上書，第一〇頁）在每一個不同的歷史領域裏，黑格爾都力求「找出並指出貫穿其中的發展綫索」（同上書，第一——一二頁）。

「邏輯學」是黑格爾體系的主要環節，它的任務就是論證這個體系。在黑格爾的邏輯學裏，思維決沒有被看做人所固有的特徵；思維被看做絕對理念的活動、本質。在黑格爾看來，思維既是主體，又是對象，是能思者，也是被思者。絕對理念——關於思維的思維——同時就是自我認識、它所固有的邏輯範疇的展開。黑格爾把一切具有自身的客觀實在性的東西如：有、量、質、本質、必然性、規律等等，不是看做物質世界的現象、過程和相互關係，而是看做存在於絕對理念的懷抱中，並且在時間和空間之外自己在那裏發展着的概念和邏輯範疇。在邏輯學裏，黑格爾所講的並不是實際的、為事物所固有的質，而是講的質的概念、範

嚮。照黑格爾說，質的概念可以轉化爲量的概念，等等。雖然黑格爾在他的邏輯學裏會對康德的先驗主義、形式主義給予了尖銳的批判，並證明邏輯的形式應該和內容有不可分的實質的聯系（參看列寧著「黑格爾『邏輯學』一書摘要」，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版，第三七頁）。

但黑格爾這種批判還是不徹底的，因爲他所了解的內容只是理念、精神、意識的表現。黑格爾在他的邏輯學裏描畫絕對理念「發展」的妄誕的圖畫時，對於他所猜中了的客觀世界的辯證法，給予了一個神秘化的描繪。列寧說過：「黑格爾在概念的辯證法中天才地猜測到了事物（現象、世界、自然）的辯證法。」又說：「正是猜測到了，再沒有多的。」（列寧：「黑格爾『邏輯學』一書摘要」，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版，第一六二頁）在「邏輯學」裏，黑格爾在唯心主義的基礎上闡發了他自己哲學中最寶貴的一部分——辯證方法。

黑格爾體系的第二部分——自然哲學——就是對絕對理念體現在所謂「有限的」和「相對的」形式的自然事物裏的妄誕描述。赫爾岑正確地看出了這種由理念過渡到自然的可笑：「無疑地，這和一個人在寫了一本胚胎學的書之後，再一次進入精液並重新降生一番是同樣的可笑。」（赫爾岑全集和書信，一九一九年俄文版，第三卷，第四三五頁）在黑格爾看來，絕對理念在自然界中的三個基本的表現是：機械性、物理性、有機性。十八世紀的法國唯物主義者與當時的先進自然科學家相一致，曾提出一些進化的觀念。與這些人相反，黑格爾否認了自然界在時間上發展的可能性。在黑格爾看來，自然界被注定了爲同一過程在空間中的永恆重複。「黑格爾將這種在空間以內，但却在時間——這是任何發展的基本條件——以外發展的謬論強加於自然界的時候，恰恰是地質學、胚胎學、動植物生理學以及有機化學都已相當充分地研究出來，並在這些新科學的基礎上到處已經產生了天才的推測，因而預想到後來的

進化理論（例如歌德和拉馬克）的時候。但這是體系使然的，爲了體系之故，方法不能不背叛它自己。」（恩格斯：「費爾巴哈與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參閱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四年版，第二七頁）在這個時候，羅蒙諾索夫已經創立了關於物質結構的物理化學學說，而十八世紀末和十九世紀初化學上的成就也已證明了四元素（水、空氣、土、火）說的毫無根據。但黑格爾却堅持這種理論，摒棄原子論的假設，否認化學元素的物質性，並且在自然現象裏去尋找「內在目的」、「理性」作爲它們的基礎。黑格爾的自然哲學比起法國唯物主義者的「自然體系」來是後退了一步，他的自然哲學特別明顯地表現出唯心主義所特有的一種意向，即力圖建立一個凌駕於科學之上的哲學體系，並把一些不是爲現實生活所規定，而是爲哲學體系所要求的結論強加給科學。黑格爾的個別有價值的思想都埋葬在一堆僵死的、距科學很遠的唯心主義觀念裏了。

黑格爾體系的第三部分——精神哲學——乃是社會生活的唯心主義哲學。「黑格爾在頑強地維護反動類型的國家時，強調了君主的神權和人民的無權。」（「論在解釋十八世紀末十九世紀初德國哲學史上的缺點和錯誤」，譯文載「在關於亞歷山大洛夫著『西歐哲學史』一書討論會上的發言」，參閱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四年版，第五二頁）在黑格爾看來，國家是絕對理念最重要的體現。他把君主政體神聖化，爲德國的現存國家制度作辯護，說它是歷史發展的頂點。但是，即在黑格爾哲學中這一考察國家、法律、道德、宗教等問題的最反動的部分中，我們也可以發現深刻的辯證的概括。例如，在黑格爾看來，「惡是歷史發展的動力在其中表現出來的形式。這裏有兩個意思。一方面，每一個新的前進步驟，都必然是對於某一種神聖事物的凌辱，是對於舊的、衰頹的、但爲習慣所崇奉的秩序的叛亂。他方面，自社會階級的對立

發生以來，人的醜惡的情慾——貪慾和權勢慾明明作了歷史發展的槓桿。例如，封建制度和資產階級的歷史，就可以作為這方面的不斷的證據」（恩格斯：「費爾巴哈與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四年版，第三九頁）。黑格爾把歷史分成三個世界性的時代：東方的、古代的和日耳曼的。黑格爾在把日耳曼時代描繪成最高的、終極的歷史的時代時，公然宣傳大日耳曼主義。黑格爾歷史哲學中另外一個同樣反動的結論，是他斷言絕對精神在普魯士的君主立憲制裏應該找到它的完備的終極的體現。他把藝術、宗教、哲學看做絕對精神的自我意識發展的歷史的形式，同時想證明宗教好像是高於藝術的；爲了宣傳穿鑿得很精緻的僧侶主義，黑格爾把唯心主義哲學放在比宗教更高的地位，說它是絕對精神自我意識的最高階段。他把歷史的實際過程加以歪曲和神秘化，藉以論證最反動的歐洲中心的歷史觀，依照這種觀點，「整個世界的歷史是從東方走向西方，因為歐洲無條件地是世界歷史的終結，而亞洲只是它的起始」。這種作爲法西斯種族主義者和地緣政治論者的仇視人類的著作的先聲的荒唐觀點，完全爲現代帝國主義者所承受。

斯大林在評定黑格爾這樣的哲學體系時說道：「……以永恆觀念爲依據的黑格爾哲學體系徹頭徹尾是形而上學的。」（「斯大林全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版，第二八一頁）

黑格爾這種形而上學的體系，構成他的哲學的保守的、反動的一面。他所開發的辯證方法，構成他的哲學的進步的一面。黑格爾的辯證方法包含着與他的體系處於尖銳矛盾中的「合理內核」。如果體系武斷地肯定說黑格爾的哲學和普魯士的君主制度標誌着人類的哲學發展和社會政治發展的終結，那末摧毀了一切武斷的東西的辯證方法，就打破了關於最後真理、

關於與最後真理相適合的人類之完成了發展的絕對的狀況的一切觀念。不過黑格爾並不是徹底的辯證論者；他的辯證法與他的體系融合爲一整體，而用來論證唯心主義。正如恩格斯所強調指出的，黑格爾學說的進步的革命的一面，是爲過分增大的保守的一面之重負所扼殺了（參看恩格斯著「費爾巴哈與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俄文版，第九——一〇頁）。

黑格爾辯證法的合理內核是他關於發展、關於現象的相互制約、關於矛盾是運動的源泉、關於「自己運動」、關於由量變到質變的轉化、關於飛躍式的發展等等的猜測。「黑格爾在一切概念的變換、相互依存中，在它們的對立的同一中，在一個概念到另一個概念的推移中，在概念的永恆的變換、運動中，天才地猜測到了事物、自然的恰恰這樣的關係。」（列寧：「黑格爾『邏輯學』一書摘要」，參閱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版，第一六二頁）但是，儘管這樣，黑格爾依然是「普魯士專制國家的崇拜者」（「列寧全集」，俄文第四版，第二卷，第七頁），而這歸根到底成爲他的辯證法之所以是不革命的、不徹底的原因。在黑格爾看來，矛盾只存在於思維中；矛盾的解決早已包含在絕對理念中。黑格爾的辯證法只是面向過去，而且只用唯心地歪曲了的形式去講述過去。它片面地強調新與舊的對立的相對性，並且抹煞了反動與進步之間的對立。由於他的世界觀的容克資產階級的局限性，他不能從辯證法的立場，對他當時的社會和國家制度之臨時性和在歷史上的暫時性做出應有的結論；黑格爾發揮辯證法只限於這個方法能够給他在反對非辯證法的形而上學的唯物主義的鬥爭裏取得優勢的時候。儘管如此，黑格爾主義的神秘外殼裏還是包含着「深刻真理的內核」（列寧語）；從他的方法，從初次被他描繪出來的關於辯證運動形式的自覺圖畫裏（參看馬克思著「資本論」，第一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版，第一七頁），曾得出黑格爾本人鉅之甚遠的革命的結論。「很明顯的，

在後來的時期中，政治上和哲學上的各色各樣的反動派緊抓住黑格爾學說的保守方面、他的體系，而表現爲黑格爾辯證法的激烈的反對者。至於革命的思想家則利用了黑格爾哲學的進步方面、他的辯證方法。」（「論在解釋十八世紀末十九世紀初德國哲學史上的缺點和錯誤」，譯文載「在關於亞歷山大洛夫著『西歐哲學史』一書討論會上的發言」，參閱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四年版，第四三頁）十九世紀中葉俄國革命民主派正是這樣做的，他們揭露了黑格爾方法與體系之間的矛盾，對他的反動的社會政治觀點加以批判，並批判地改造了他的唯心辯證法。赫爾岑在從唯物論的革命的觀點說明黑格爾的唯心辯證法時，說辯證法是「革命的代數學」。但是由於當時俄國的落後，俄國的革命民主派沒有建立起也不能建立起科學的唯物辯證法。概括人類社會歷史的實踐和自然科學的成就，以及創立具有新質的哲學這一無產階級哲學的任務，爲馬克思主義的創始人天才地解決了。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創立新的辯證唯物主義哲學時，正如列寧所指出的，並未停留在十八世紀的唯物主義上，而是把它推向前進，用德國哲學、特別是黑格爾哲學的成果去豐富了它。斯大林說道：「馬克思與恩格斯僅僅從黑格爾辯證法中採取了它的『合理的內核』，而摒棄了黑格爾唯心主義的外殼，並向前發展了辯證法，因而賦予了辯證法一個現代的科學形態。」（斯大林：「列寧主義問題」，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版，第八三七頁）馬克思主義的辯證方法與黑格爾的唯心辯證法恰好相反，它反映了無產階級世界觀與資產階級世界觀的根本對立。馬克思寫道：「我的辯證方法不僅在根本上與黑格爾的辯證方法不同，而且與它正相反對。在黑格爾看來，思維過程，即他甚至在理念的名義下將之變成獨立主體的思維過程，是現實界的創造主，而現實界不過是思維過程的外在表現。在我看來恰巧相反，觀念的東西不過是移植於人類頭腦中並在人類頭腦中改造過的物質的東

西而已。」（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參閱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版，第一七頁）接着他又說：「辯證法在它的合理形式中，引起了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學究思想家的厭惡和驚懼」，因為它「在本質上是批判的、革命的」（同上書，第一八頁）。

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經典作家創立了並論證了對自然和社會的辯證唯物主義觀點，他們不僅把辯證法應用於過去，而且應用於人類社會的現在和將來的發展，從而證明資本主義制度之為革命所消滅的不可避免性，作為社會的共產主義改造的基礎的無產階級革命和工人階級專政的必然性。馬克思主義辯證法是趨向於一切新的、進步的、發展着的事物，而與一切反動的現象作不調和的鬥爭的共產黨的強有力的思想武器。馬克思主義辯證法教導說：為要在政策上不犯錯誤，必須向前看，而不要向後看，必須作革命者，而不要作改良主義者，必須不掩飾、不調和階級對立，而要把階級鬥爭進行到底。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哲學上所實現的革命的變革，為馬克思主義對作爲十九到二十世紀資產階級哲學派別之一的黑格爾主義進行的鬥爭奠定了基礎。馬克思和恩格斯對黑格爾哲學會加以批判，創立了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指出了馬克思主義的辯證方法與黑格爾的唯心辯證法的直接對立性。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十九世紀四十年代反對右派和左派黑格爾主義者的思想、反對蒲魯東和拉薩爾的黑格爾主義的鬥爭，揭露了黑格爾主義者的反動作用。在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的時代，資產階級的思想家提出「回到黑格爾」的反動口號，而黑格爾的唯心主義則在「新黑格爾主義」的形式下成了反動的帝國主義資產階級及其右翼社會黨走狗的思想武器。

列寧和斯大林的天才著作揭穿了黑格爾主義和新黑格爾主義，指出它們是資產階級的反

動思想的派別之一。揭穿蘇聯的孟什維主義化的唯心主義的代表對馬克思主義的新黑格爾主義的修正，是斯大林的一個偉大的功績。聯共（布）中央委員會關於「哲學史」第三卷的決議（一九四四年），堅決地揭露了這本書在解釋德國哲學、特別是黑格爾哲學方面所存在的缺點和錯誤，並且號召蘇聯哲學工作者對哲學史加以科學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研究。在這方面，斯大林對於黑格爾哲學以及十八世紀末十九世紀初的其他德國唯心主義哲學家的評價是一個偉大的榜樣。對現代黑格爾主義的不調和的、黨性的鬥爭，是蘇聯哲學家向帝國主義的、反民主的反動陣營實行思想進攻的任務之一。

黑格爾的著作

「黑格爾全集」，第一——一九卷，柏林，一八三二——一八八七年。

「黑格爾全集」，二十卷紀念版，克拉肯納主編，第一——二六卷，斯圖嘉特—柏林，一九二七——一九三九年（第二——二六卷爲出版者關於黑格爾的專論）。

「黑格爾全集」，拉松主編，第二版，第一——一〇卷，一一——一四卷，一八——二二卷，萊比錫，一九二一——一九四九年（尚在陸續出版中）。

「黑格爾全集」，俄譯本，第一——二卷，第五——一三卷，莫斯科—列寧格勒，一九二九——一九四〇年。

「哲學全書綱要」，第一——三部，莫斯科，一八六一——一八六八年。

「精神現象學」，聖彼得堡，一九一三年。

「哲學引論」，莫斯科，一九二七年。